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表五

道州到任謝上表 唐元結

臣某言去年九月勅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勅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待恩命

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耆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畬種山林冀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爲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一州之人不叛則亂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

墓者益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問畜養比初年幾倍供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孱弱辱陛下符節陛下必當謹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井稅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道州再謝上表 元結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勅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賦歛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疢沴每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朝寛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者以臣爲苟安禄位抱公直者以臣爲内懷私僻有材識者辱臣於臺隷

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中臣所以不敢即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剋日多實不合使兇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其官奉表陳謝

謝容州表 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憂惶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忠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 頹城古木

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服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
臣一身爲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
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擧家漂泊寄在湖上單
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
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
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
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
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

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民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絶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冐犯聖㫖乞停令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税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其官奉表陳讓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

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諮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追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訓詁未審宸音以爲如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頻

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惓惓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

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

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誡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

有迹迹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賛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

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髙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巳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

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形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敢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

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亡勞公卿迭進延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咨訪諆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

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傜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旣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内署或諆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髙宗初

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
遺澤在人先範垂裕率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
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
彌簡前哲之耿光寖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
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
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
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
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

克己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服
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
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利者則
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
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
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
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路爲閫望外寵持竊

國之勢内寵擅廻天之滔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
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
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
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
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冦之由藴撥亂之
畧虚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城
府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
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

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寛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絶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婾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

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聽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於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

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日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還幸之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

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通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代李侍郎論兵表 呂温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發吏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赴劍南東川者陛下睿算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害順天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逸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清時祲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

甚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道途之險易將帥之
冝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
者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效微誠臣竊以爲古今用
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
令高崇文等諸將所統巳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
以順討逆授以廟筭假之天威醎醜挫凶霈有餘力若
更多征徵鎮廣命師旅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
文素非大將拔自偏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振本兵既少

兼統則多將皆權隷士非素撫雖是鋭師勢若烏合居常則猶可勝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激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敗衂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布在人口二則貞元以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覆幬惟新理先清靜今以

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徂夏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聞動衆山險深阻暑溼爲沴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原叛卒職此之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約盟未定窺伺在心間諜往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取邊鎮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隙乘虚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助順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

必脫或貔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應援固當濟餙養鋭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綿川磽确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麥粟貴糴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鬬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爲患今太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類頗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停續候事宜以議行

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輙率狂簡輕黷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遑懇迫之至謹奉陳奏以聞

論請不用奸臣表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輙為臣直上答殊死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

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令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

綱潛壞賄賂公行恃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
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
亂聖謨害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
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
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
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
事不少臣所與佞倖亦無讐嫌秖是昨者臣請乘傳詣
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

必能悉數其臯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覊牽意見悉遭杜塞復與一二險狡同辭合力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諳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

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愽士耳猶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兇邪有曀日月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儻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　韓愈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旬涉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越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

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
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詞辭事相稱善并美具
號以爲經列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
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
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
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劃刮羣奸灑掃疆土天之
所覆莫不賓服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
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

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内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顓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吕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顔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隨表謹録封進

進元和聖德詩表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

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内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況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詩以稱述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効爲解輙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録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謹冒昧

塵瀆無任惶悚之至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西竺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

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葢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

本西竺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論捕賊行賞表 韓愈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敕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

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令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葢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廵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

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絶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

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愽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髙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

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
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
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至北門者與五
十金有一人徙之輙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
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
非有功也孝公輙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
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
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

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髙祖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諜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髙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

僻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進平淮夷雅篇表 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箋奏十有四年聖恩寛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

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蒸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

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無任兢懼之至臣某誠惶誠懼死罪死罪謹言

論陳職表 元稹

臣聞先王之制禄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飡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

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下之爭臣矣近之

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風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廻至尊之盛意備譏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

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令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安動拾遺補闕爲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䰟徵爲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俾立於朝苟以爲務廣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疏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以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温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

時也如或言不詰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妄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

為宰相謝官表　白居易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為中謝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衆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為宰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

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逺不及元崇若又黽勉安懐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救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為日久矣陛下許行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此陳啟況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奬太深讒謗並至雖内省行事無所愧

心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玆日令越流輩授以台銜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已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欵之至

為崔中丞進白鼠表　李丹

臣某言以今月某日於所部宣城縣謝亭鄉百姓姚德家獲白鼠一素毛毿然凈若氷雪體貌閑暇異於其倫

臣謂白者少陰之色也鼠者陰物奸人之象也夫以晝伏夜動之質穴社穿墉之姿而乃稟金方之正色投籠檻以馴擾此蓋小人革性之端西戎授首之符臣某中謝臣又聞白虎白鼠皆金行之象也且獸之大者莫勇於虎獸之小者莫怯於鼠前志有之曰用之則如虎不用則如鼠則虎之與鼠其類之極乎臣愚以為天之意者又以鼠警陛下耳夫西戎猾夏者乘金方沴氣也陛下若臨之以律防之以時則雖強如虎將弱如鼠矣陛下

若臨之失律防之後時則雖弱如鼠將強如虎矣今西戎未滅秋律始行伏願陛下鑒上天之烱誡納微臣之芻詞考金行從革之儀徵虎鼠强弱之勢則當西極月窟率來王矣況復蠢爾西戎乎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三十

明　賀復徵　編

表六

進大明律表　明宋濂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强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

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邵又衍漢律爲十二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

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

億君師之命登大寳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廸羣

臣諄復數十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

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閔愚民無知陷於罪戾

法司奏讞輙惻然弗寧多所寛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

心也惟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砂礫禾黍

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

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

今又特勑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恊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輙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凖繩實有易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熈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户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

謹奉表

謝恩表　劉基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踈拙無似其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

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錫臣以封爵賜臣以實禄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　胡廣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删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

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迹昭然可覯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熸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旨歸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嘆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爰暨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蓁蕪之弊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

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葢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啟
聖明誕膺景運我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
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才茂隆
政治四海外内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
明睿知纘成大統紹述鴻勲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
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
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涣啟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

揮幽賾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塗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清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微藴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纉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講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户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

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軼千古者也臣廣等幸逢熈洽之時謬忝校劘之任每受成於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覩就編豈勝懽慶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平

進千家姓表 吳沉

臣沉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别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後姓氏寖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爲氏者有以王父字爲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爲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爲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爲氏者有以技以物爲氏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爲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

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别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於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畧識者病之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書萬里薄海内外遐陬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比臣等謹稽諸史諜質之圖籍旁搜博采類萃成篇約為韻語凡為姓

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寫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備萬幾之暇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下之人有以知聖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恩德深厚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

陳情表　簡祖英

臣祖英九歳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臣之志也向叨食元禄爲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强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

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石苞狗國也多矣兹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寇悉嬰鐵鎖臣母得以生還雖臣祖英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烏哺情私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復肉銘感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邪陛下又復甄録寄以民社此正臣殞首效命之秋也而臣俛顧自懟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禄秩不容及不

孝之徒以仁心懷遠人匹夫無有不獲之願況臣事元朝叨爲元臣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聖慈收回成命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圖則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棄親赴任不孝之罪彌深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藎節非惟遂人子之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三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表七 以下俱今體

謝平原内史表 晉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内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

廣被惠濟無遠摧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閤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没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顔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

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
然更以為罪藪爾之生尚不足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
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
能不悢悢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豈弟之宥迴霜収電
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户懷金拖紱退就散
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
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

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絶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幷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悛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絶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絶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

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兾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城止戈西戎有即叙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於百世雖三王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並肩進取懷金佩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倡義兵先衆犯難

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呉之主而蒸嘗絶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呉平之初明詔追録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冠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入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傜役使四時修護頹毀埽除塋壟永以為常

勸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

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

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
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
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
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
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
興其時劉曜縱逆西都敢肆狂悖陵虐天邑臣等奉表
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
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

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
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
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拜上下泣血臣琨臣
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
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霸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
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將必有以扶其危黔首幾
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

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戎患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勲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胄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曽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遐無典言遂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感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

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幾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幾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

絶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廷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主簿臣辟閭訓臣匹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髙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内

侯臣郭縑奉表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薦譙元彦表　桓温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静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兇醜絶饗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

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
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於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
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
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僞
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
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

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盆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穨風軌訓嚚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侍郎滿辭閤表　宋鮑照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収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觧經沉藏方絶光景祇戀遲迴結沸濡泗臣㖈机窮賤情嗜踳昧身弱涓埃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壟畮剿扐收雞

圈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狷狂困頑慕勇釋擔受書𢓜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亡成反拙歸故還陋燕雀日晏途遠瑰然自喪加以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貧困之累復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運離事與襄合束馬埋輪絶遊息世宿福餘慶爰邁聖明煦蒸霜霰孚甲雲露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勒負爵班榮扈隷矜愚訓短哀有怫及奉此而歸足以没齒雖摩肌髮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庭拜疏奉辭以聞

謝隨恩被原表　鮑照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内外五刑以下浩澤盪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闇遭周典肆眚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愕雞睨且悚且慚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黍豈同犬馬且常侍臣淵務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為恭猶加敬憶自巳卒禮寧敢漫忘由臣悴賤可悔可誣曾參殺人臣豈亡過寢病幽栖亡援朝列身孤節卑易成論砍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洎翾走臣

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亡生楊矣何者植之者難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同彼風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坤福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戚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漸羸不堪冒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廣州薦士表　陸倕

臣聞陵雪褱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

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髙於東帝伏見廣州别駕從事
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
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禄官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
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
知命廉尚愈髙氷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
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瑠珥之珍確然
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
牧任専萬里雖情祗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

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員氷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布甦聽覽

輔政上銓序表 齊蕭衍

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櫱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

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誓畢關輿儆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埽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

聲自埋衡草又以名不素著絶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廹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皁隷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門族而宜甄是則世禄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蠧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

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嘆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臣總司内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三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表八

為齊明皇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梁任昉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

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詁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扆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托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

亘寧容復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虚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歿同歸毁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國體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監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或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

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户奉命震驚心顏無措中謝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慚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敎衆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

作妝以薏苡興謗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
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悅亦以過半亂
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
控帶朝夕闕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
事禄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熘枯此焉自足陛下應
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等離心功
慚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毁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
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及躬何以

臻此政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中謝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固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李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筲之談華貂申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

以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

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澣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歳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令玆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俊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任昉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工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年

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氣茂允廸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彦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虚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儒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宫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鼲

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㬠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儒訪對不休質疑斯任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入𧷤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任昉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

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無貳昔武始廹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絶緒命臣出纂傍統禀承在昔理絶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貢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絶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繇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

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鶺鴒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畜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

失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容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獎帷毀蓋未辱螻蟻殊禮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旣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懇言不自宣

求為劉瓛立館表　任昉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縻泗上

之容樽俎沤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歷遷於于越豈不悲歟劉瓛淚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替室衢塾側有朋自遠無用棲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閒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

畝布以施立黌塾溥藝桑麻僉創淡宇

建平王讓右將軍荆州刺史表　江淹

茂寵迺臨炫奪彛典廵恩鏡飾攪情震慮中謝臣聞該

秩詔序匪賢莫能乎其職端維裂陜非功無或濫其選

所以輪鞅國典締結民紐五威咸平四精式訓者也臣

踐行迷方試業敝緒徒以綴采宗孚承渥帝席執圭戴

筆亟荷出内至乃曳組河縣葭茂馴羽之化鳴環京轂謝

擇鱗之政聲績兩無風化雙缺而黿鈕未剔璽書頻降

復改册湘區分疏衡服竟無賈琮交部之廉終乏郭伋并褰之信固以誼沓民明湫隘身諷不悟皇靈再煇河海重渥遂踰恒釆妄責異等荆門務要方城任續水交沅澧山通岷峨襟帶百縣縈抱七州工德懋勛尠居斯地寧臣膠固所宜膺荷是以燋薄魂色驚廹心影諠刷膂情置露弱志伏願陛下停旒弛琪暫炤瑣曲則鑄才式弘練物惟遠王度既清蒙識以泰不勝懃懅屏營之情

蕭驃騎後謝被侍中慰勞表　江淹

臣某言即日侍中秘書監臣戢至奉宣詔旨慰勞便受轂中帷練甲外壘矜麾斂景輿徒競氣入懷秋嚴士蓄霜斷晦魂已掩氛豎未縣稽鉞矜威寢興震慨令王人臨郊皇華降庭輝耀望實將敷威武戴鷃之夫迎光蹀恩投石之師攀炤竦惠楚纊越醪方茲慚潤臣忝屬閫私彌抱渥洽不任下情

蕭被尚書敦勸重讓表　江淹

臣公言臣五寫丹翹宜蒙凝炤一降王人遂無躅察傒

遣尚書臣㣲兼侍中臣奐等奉宣慈靈重賜勉誨鏡伏
迴環惘然失圖心魄交懅淵谷匪譬臣自初被詔迄於
今時載慚載疑以悚以厲豈非深恩鴻典永憂末躬故
琴瑟徒鳴不傳廣樂之響燈爐空舉馬續經星之耀何
則卓乎小者不足以任大守於敝者不可以語通臣器
乏淵源識暗機務倫濟夷險每憑瘠歷之逺龕折氛蜺
輒資羣才之效臣寧有掭奇鑒隱之能綱國提民之功
乎不謂過延渥洽謬攀河漢榮宗葢猛寵華暐映藉聲

探議共知其幸况傳保之崇殷周特貴牧司之寄魏晉稱重上昭妙德次擬英勛有踰茲序尠不斎裂今陛下方闢金門之聽調黼扆之政何得去禮廢雅近於臣始既亡前章孰表後世臣才狐位峻待罪亡日矣情哀理感事盡於斯伏願一運天景微見藿心則物不逃形臣何恨焉不勝焦憂狼狽之至

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

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
俛容青閤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
竄命窮辟難迫勢孤沈板未難員戶非切及顧温凊之
館懼結尊慈之懷累棠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
非外奬實賴朝謩譴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
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
國青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
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讓僕射表 沈約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恒分若夫玄黃未已非秋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强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僭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蠲假衰疾收屏淪暮

為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旛旗受賑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

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冐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髙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遾齒截漏廹鐘鳴髙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疾陰倏駛無幾堇蕣朝釆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濛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黙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解官表　陶弘景

臣聞堯風冲天頽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

乏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禄恒
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横琴雲際始奉中恩
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闕故鄉就
望睠言興念臨波潺淚臣舟棹已遄無緣躬造不任攀
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上昭明太子集别傳表 簡文帝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
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唯稱啟誦

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惡其經學智囊慚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衆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仰瞻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

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㪚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三十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僎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甲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表九

勸進梁元帝表 陳徐陵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於華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關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

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圖秉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兹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艱咸熙庶績斯無間而稱也自無妄為衆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崤頭鐵嶺興暴皇年封豨修蛇行災中

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殞慟
家究將報天賜黃烏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録克
李軼於河津征陶諫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
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雷如
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
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
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為京觀邦畿濟濟還見
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氲渾沌之世驪連栗陸

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㴻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撥三靈之巳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躬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𤗊原寢芝芳感德咸出銅池蓂莢司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御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附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

掌故詢詔天官斟酌緐昌經營髙邑宗王啟霸非勞武德之候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歴數在躬疇咨為讓其官等至鄰伏承聖旨謙冲為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眷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畧明堂廵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宫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

綮甘泉狐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愼歟伏願陛下因百
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户之農髙
謝為君徒引箕山之容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
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李張儀違鄉負俗尚復
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預奉皇華親承
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
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
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逺擯承聞内殿事絶耿弇

之因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奉表

以聞

經通天臺奏武帝表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共

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沈炯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

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髙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然庭絳闕胡塵四起墻垣好畤冀馬雲屯泣血臨兵甞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凉義衆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絶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條馬五載英武克振恩聪並雪永尋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

嗣后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竝即隨由備辨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睿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文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主不即位無以責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黄帝迷於襄城尚訪御人之道放勲入於姑射猶使罇俎

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
讀璽書尋諷制旨領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
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形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
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睟乎文章之觀忠為令德
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
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
津於孟門百泉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
拂衿衣而遊廣成登鼻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

庶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彜則舊邦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毁濁河清渭佳氣猶存皐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列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鑾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為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

天下方之跡基百里劒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剪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辯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與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祈奏

賀平鄴都表 北周庾信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法制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洛㓷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

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東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沈雄内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幷僭偽挹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繋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洧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武平定寓内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

水若夫成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律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姒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𦤎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傾宫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𢻱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

忝竊榮幸涖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衣稱時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黄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

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奉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忝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

竭雖復廉頗强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啟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亡能為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皋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勛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進象經賦表　北周庾信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幷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抃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尋求直以懸諸日月遂獲瞻仰九州既奠近對河圖四轍中繩全觀玉策未飛玄鶴先聞金石之聲不上赤城獨見烟霞之氣置管而測光景愈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寢不自涯課虛為賦詞非寥亮學無雕刻遂敢陳述誠為厚顏況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天之渾蓋豈是書生所談冒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齊王進蒼烏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闢霸圖下建章之鵲猶調和氣况乃虞廷告瑞姫社呈祥咸髙識哺之心實貴能知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徳教百姓孝刑四海攝提從紀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陜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内見一蒼烏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即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

所覃孝慈之感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升平毋令赤鳳留止偏為痊玉之歌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三